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第五三冊
類書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五十三冊
類書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御定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
清康熙四十九年聖祖仁皇帝御定

卷三百六十一至卷三百八十六

二九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九

子部

珍寶部一寶

寶一

增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原爾雅曰琛寶也

美寶為琛

增書盤庚曰無總于貨寶

又旅獒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原禮記曰南宮敬叔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反必載寶而朝

敬叔魯卿也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

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增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

愛其寶 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原左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又曰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

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

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增國語曰晉定公享王孫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有澤曰雲夢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原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侵伐故祭以求福

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

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增又曰秦逐客李斯上書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佩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陞

下說之何也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值於洲上賈依價質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為國名元史多羅台疏曰為國

以善為寶凡子女玉帛及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賣寶中賣以虛國用其辭剴切當時稱之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原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

野先王為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增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陸賈新

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原淮南子曰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

考瑕累也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類絲結也

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增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為寶非國之用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

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二十八品 原地鏡
圖曰凡觀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
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
黑者鐵 增又曰視屋上瓦無霜其下有寶藏 晉郭
璞奏曰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
經國之至寶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中謂輔臣
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為獻者惟馬不可缺餘
皆却之 又曰元成宗時賈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

十萬錠時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含之則不渴熨面而
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
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
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
於彼乎 又曰明穆宗隆慶中諭買貓睛球寶石科臣
魏時亮言貓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
之膏血乎上命罷之

寶二

原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
河宗氏天子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玉 公羊傳
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曰
盜竊寶玉大弓 增史記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
寶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
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原謝承後漢
書鄭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增後漢書
曰帝召見諸部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前公孫述破時
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
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原晉安帝紀曰桓玄尤
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增晉中興書曰姚萇
試諸子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
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為
賢故越諸兄立為嗣子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
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

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 明皇雜錄曰公主

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鑲子帳皆希代之寶

莫能計直 宋長編乾德四年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

見孟景七寶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命碎之

元史拜珠傳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既而

獲之家僮來告色無喜愠 又伊埒默色傳至元九年

奉使海外八羅字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來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六

又圖圖爾哈傳成宗遣使賜以七寶金壺盤盂各一

寶三

增懸衢

挂屋

上詳前一

魏志曰陳泰為中郎將京邑貴人寄寶貨因市奴婢泰皆挂於壁

及徵為尚書悉以還

變土

滿牀

晉書桓玄為劉裕所敗殷仲文隨玄西走其寶貨悉藏地

中皆變為土

北齊書曰高德正嘗辭疾除冀州刺史即起顯祖怒禁門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

齊歸

楚與

左傳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

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奉而歸

之薦國

希代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璞良工修之則為薦國之寶 下詳前二

折枯

照影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壙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

銅盤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索耳

妝闌

元史岳璘特穆爾傳本回鶻人時西契丹方強命太師僧少監來臨其國驕恣岳璘

率眾斬之左右有疾其功者譖於其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璘匿之急索勿失王怒索寶甚急度無以自明

乃亡附太祖 唐書貴妃專寵玄宗賜楊國忠木芍藥植於家國忠乃以百寶妝飾闌楯以貴重之

秦將

賜隗囂

漢書沛公入武關欲擊秦燒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賈豎子易動以利令鄢食

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後漢書世祖遣衛尉鉅期持珍寶繒帛賜隗囂

寶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七

增賦唐謝觀以賢為寶賦曰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

逾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吐清詞之燦燦心

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徒美其色映層闕光

能耀夜殊不知寸陰逾尺璧之珍一經奪滿贏之價所

以愛茲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

則知金玉為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

金一

原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為長久埋不生百陶不

輕四方之行也 增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

也 原周易曰乾為金 增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 原毛詩曰大路南金謂荆揚所貢 增又曰如金如

錫 原尚書洪範五行曰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孔安國金可改庚辛金氣也 增又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 周禮

考工記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鳧氏為

聲栗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 又云凡鑄金之

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氣次皆火候 原爾

雅曰黃金謂之盪音蕩其美者謂之鏐音留餅金謂之鈇絕

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鏐即紫磨金也銑最有光

澤也 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三物

合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 又曰四裔賓服則金勝土 周易參同

契曰黃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

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增廣雅曰金神謂之清

明 原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

泰山見黃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今更黃金為麟趾裏

蹄以協瑞焉獲白麟有馬瑞故鑄金如麟馬以協嘉瑞也古有駿馬名腰裏赤喙黑身日行萬五

千里 又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

子一經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為名

食貨志曰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後漢書曰

益州金銀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

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

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後魏書曰枝豆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九

出金銀河鈎羌國出金珠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

出金人王者有厚德則遊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

浦 增唐太宗紀曰金在鑛善冶鍛而為器 又德宗

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朕仰企前王思齊

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為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

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

心耶其金坑任人折剝官不得禁之 宋三朝聖政錄

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為難得之貨

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原孟子注兼金好金也 增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

躍曰我且必為鏤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 又曰至

仁無親至信碎金 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

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

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

金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淮南子曰玦五百

歲生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

玦石也中夾數五故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

五百歲一化頰音湖貢反頰黃金水銀也 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

一斤為一金 增傅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

定矣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風俗通曰衆

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

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為衆口鑠金 白虎

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

也 原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增白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

不宜妻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原異物志曰狼臙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嗅

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審國食器皆以金為之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

甚瑰壯以金為鏤絆 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

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

此潭獲一金鏤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狀釣人

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鏤乃將盡釣人以刀所得數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一

尺潭瀨以此取名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

礦 林邑記曰上金為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增唐六

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

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口金曰圈金曰貼金

曰嵌金曰累金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金遇鉛則碎

魯應龍括異志曰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

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

此協金石投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續文獻通

考曰元雲南省參政齊喇上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
令旁近民煉以輸官從之 又曰中統二十八年罷淘
金提舉司 又曰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金有
常例

金二

原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漢武內
傳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
金之綦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璧
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
璧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列女
傳曰秋胡子既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旁有一美
婦人方采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
笑曰嘻夫采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
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
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
者為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

也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

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
抵鼃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吳越春
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
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
豈取遺金者哉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
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
葬於驪山以黃金為鳧鴈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
請見之賜金璧數千萬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
主徧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
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漢書曰梁孝王未死時金
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又曰直不疑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
疑謝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

曰疏廣徙為太傅頃之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作黃金 續漢書曰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及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邠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

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馬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守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却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閑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為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益部耆舊傳曰王忱請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忱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見曰真盜矣忱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 錄異傳曰

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賣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為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

生含明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甌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十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

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益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賈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增宋書曰褚彥回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將一

餅金求間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梁書曰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嘗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後魏書曰孫軌字元慶為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

欲顯廉於衆人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王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開元中杜暹為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致書於韋臯各齎生金丹砂為贄且曰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砂示其心赤耳上嘉之 天中記曰宋祖詣趙普

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曰此海物必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受之 又曰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

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賴昌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堞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誠試啟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

中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 元史杜瑛傳曰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又特烈傳曰帝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 又朱國寶傳曰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笑而遣之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太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

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 王錡寓圃

雜記曰吳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

賫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啟題詩其上還之曰蕭蕭

行李向東還要過前塗最險灘若有賊私併土物任他

沉在碧波間

金三

原紫光 赤氣 晉永和起居注曰盧江太守路永表言

狀如印齒 地鏡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 鳴山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三十

耀室 王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

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 崔鴻後燕錄曰董

統上言於慕容垂曰臣聞陛下之 照魅 抵鼃 王子

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 照魅 抵鼃 年拾

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

丹矣百鍊可為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下詳 絨書 封璽 尚書曰武王疾周公作金滕孔

前二 匱絨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 春秋運斗樞曰舜為天

子東巡黃龍負圖置舜前圖以黃玉為押黃金為繩封

兩端 探鳩 化鵲 劉義慶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

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

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

馬詳鳩 又曰常山張顗為梁相有鳥如山鵲飛墮地

即化為一圓石顗推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蓬萊觀 崑崙臺 列子曰夏革謂殷湯曰渤海之東

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

高觀皆金闕 關令內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

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 置燕臺 懸秦市

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牀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故謂之黃金臺

史記呂不韋使其客著呂氏春秋乃懸千金於咸陽

市門有能增減 鑄范蠡 疑陳平 范蠡去越越王勾

一字者與之 鑄其形 史記陳平嘗負戴渡河舟人疑平腰下

有金陰欲害之平乃脫衣而渡遂能免於難也 妻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三

讓 母責 列女傳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曰妾聞君子

田子持金百鎰奉其母母曰不 披沙 擲地 揀金往

義之物不入於館子慙而出 義之 郭況之家號

台賦擲地可作金石聲 為穴 捐山 為金穴 文

選捐金 同土 如栗 南史齊高祖曰使我臨天下十

於山 張奐為安定屬國人遺金以 六齊 百鎰 金有六齊

酒酬曰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訪主 送縣 後漢王

抵掌而談李允賜黃金百鎰虞 訪主 送縣 向字文

卿躡屣而說趙王賜黃金百鎰 訪主 送縣 向字文

德豫章人嘗行於路得遺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

重字仲翁嘗濟人死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以報重恩重

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 塞淫 買笑 新語曰舜藏金

主已死乃將金送縣 塞淫 買笑 於嶄巖之山以

塞淫邪之路 難得 能守 難得之貨 老子金 鼓

千金買笑 難得 能守 難得之貨 老子金 鼓

鑄 鎔範 鎔範 端木辭 桑婦却 貢國之法贖人臣

妾於諸侯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受金即為不廉則何以相贖自今以後眾口鑠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秋胡事詳前二

珍物化

上詳前二 昆田珍物 化黃金武帝祠首山

鑄鼎象物

揭璽

入府

傳夏方有德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注九州之牧周禮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

者辨其物之美惡與其量數揭而

是吾寶也 不汝

容焉

備六府而惟修土穀惟修也

配五行而攸

叙 增虹化

螢飛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於天乃

有赤虹見虹化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梁書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三

淺黃

深赤

此楚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淺黃此等皆生金得之皆當銷鍊楚金耗折少

塊金銷折多 顯塊金即穴山或至百十尺見作金石其色褐一頭如火燒黑之狀此定見金也其金色深赤

黃 如石

有華

扶南傳曰毘騫國金如此間之石路中山邊無有限量 劉欣期交州記

曰金有華出珠崖 為金華米者也

投海

在爐

陳思王辨道論曰甘始語余曰本師姓韓

字世雄始嘗與師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管子曰堯治天下也猶金之在爐惟冶者之所鑄

鳥嗽 驚生

拾遺記魏明帝時毘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

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 嶺表錄異廣州治崖

縣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養鵝鴨常於屎中見麤金片遂多養收屎淘之日得一兩或半兩因至富 化

土 切玉

蜀王本紀曰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以禮物答盡化為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秦

當得蜀矣 王隱晉書曰咸寧三年起居注載燉煌郡上金洞中生金百淘不消可以切玉 贈恭

鑄郝

山堂肆考唐隱太子以書招尉遲恭贈金器血一車辭曰臣豈敢當賜世民謂恭曰公心如山

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孔帖唐郝玼為將有功封寶定郡王贊普常畏之乃等玼身鑄黃金象令於國門

得生玼者以金玼賞之朝廷 恐失名將徙玼為慶州刺史

菱角

椒花

晏子娶吳

王女築城於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後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故其地曰晏子城

鄉名晏子鄉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金出兩蕃高麗等處沙中南蕃瓜子金麤皮金皆生金也雲南葉子金西

蕃回回錢此熟金也其性柔而重色赤足色者面有椒花鳳尾及紫霞如和銀者性柔石試色青火燒不黑和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三

氣子者石試有聲而落屑色赤而性硬火燒黑色古云金怕石銀怕火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色為足

辛銳

陽邁

宣室志寶歷中京兆韋思元求鍊金之術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舉

家惡之思元嘗與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與居士突至溺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至庭不見眾甚異之

因視其溺乃紫金液奇光燦然有祥者曰居士紫金精也辛西方金而銳字從允從金允亦西方之正位也

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國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即中國所

云紫磨者

作礪

生碑

尚書詳前一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

羣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

蕨化

棗

飛 清異錄王鯨憐賣蕨媼黃衣破結有飢色憫之以千文買蕨謝而去及歸蒸於烏豆甌盡成黃金 天中

記梁簡文論云見夜如
棗核飛散者金精也
為牛 如男 玄中記金之精

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而赤城照
耀似天澗壑中亦有生金形如蟲牙細者似蒼蠅大者

若蜂蟬夜行 赤幘 黃衣 與陳應應舉家疾賣何文

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
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問細腰曰高冠者誰答曰金

也都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述異記曰南康雩
都縣有夢口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

穴飛鳴見人輒入石中因號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
山側見雞出戲一長人彈之雞見即飛入穴彈丸正著

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閉穴猶有門隙不復容人又有
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徧身黃衣擔

兩籠黃紙求寄載船至崖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 織
直入石中船主始知神異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二十四

帳 飾衣 魏畧曰大秦國出金織成 鑄蛇 為龍 張

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 齊書曰梁武帝
於襄陽起兵蕭穎胃以荊州應焉時長沙寺僧鑄黃金

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 百造 一亭 書

下方黃鐵穎胃因取此龍以為軍實 又曰餅為造至百造
曰武陵王紀鎮蜀黃金一斤為一餅百餅為造至百造

每戰則懸金以示將士終不賞賜 又曰餅為造至百造
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

後贖苧還於苧束中有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
寺 夜明 人雨 嶺表錄異曰五嶺內皆產金澄洲最

二十兩與宮灼權臣余訝其鮮友人曰金雖少貴其夜
明有異於常金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 古詩曰安得

天雨金使 柿 子 麻豆 天中記襄趙之間多得麟趾
金賤如土 裏疏金麟趾中空四旁有文

刻工巧裏疏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
金 合璧陳藏器云常見人取金掘地深丈餘至紛子

石石皆一頭黑焦下有金大者如指小猶麻豆色 透
如桑黃咬時極軟即是真金夫匠多竊而吞之

鍊 變釜 宋陸游避暑漫抄曰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
澤中鍊取馬草晚歸鍊刃透成金色 又曰

或以草然釜底 得鈴 進馬 冊元文獻通考遼太祖神
亦成黃金馬

掘地為壇得金鈴因名其地 貓銜 豕出 又曰姑蘇
曰金鈴岡 聖宗事詳前二

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與閭
門徽舖客年餘小民過其地人叢中貓躍入其懷舖中

人奪之去悲鳴不已至夜小民臥舟中聞蓬間有聲視
之貓也口銜一綾帨內有金五兩餘小民得之大喜人

謂之曰義貓 又曰萬歷初游墅關王序三家養一猪
有年一日銜其主衣裘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二十五

漆金千兩家遂大饒 山有薤 水多麩 酉陽雜俎山
遠近稱其家為猪金

金 合璧麗 載一舸 埋九里 孔帖馮子猷以豪俠
水多金麩

一舸自隨 記事珠雲陽段氏值豐年盡取所有 寶
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廢無用金

嬰陳廡 張載閉門 史記曰吳楚反孝景以寶嬰為大
吏過輒令材取為用無入家者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

張載為廣陵守舉孝子吳奉為孝廉奉賣金為禮載閉
門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 錢戩與人 之翰不

逝載追不及賣金至廣陵還奉 疑 續文獻通考曰宋錢戩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
父通我金數百萬戩與之不吝夜有盜入呼與一鉞

報 金使速去終不語人鄉人嘗貸黃金後携以為陰德之
又曰徐之翰鄞人鄉人嘗貸黃金後携以為陰德之

報 金使速去終不語人鄉人嘗貸黃金後携以為陰德之
又曰徐之翰鄞人鄉人嘗貸黃金後携以為陰德之

汴舟因紿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後其人自悔疾且死遺其子來謝償之徐即以所償助其喪葬

金四

原不寶

禮儒行詳寶一

不藏

王者不藏金玉

三品之貢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

三雙南金

詩大路南金謂荆揚所貢淮南有雙南金

增蘇家金

郡國志曰蘇秦

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顯業為之造寺

原捐

山之寶

增種金平

天中記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

金平今人往

金杖

搜神記曰漢文徵行懷金過魯少年少年拄金杖出應門

印

子金

續博物志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上有印子篆文曰主字壽州八公山上中耕者往往得之

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三六

麗水之珍

韓子詳一

增金闕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圍五

十丈

金犀

又曰西方白官之外有金犀守之

神光照

社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

七代

寶山黃金

天中記王元榮西國行傳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

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之中

原百鍊之精

言百鍊

增探懷中金

唐書曰韋執誼為翰林學士受

乃探懷中金以內夏知袖夏知驚曰吾與若類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大

慙不納金帛

又曰路隨為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謝之曰吾以公事接

私賄耶終無所納

金五

原詩晉秦據詩曰金玉有本質焉能不堅剛惟在遠爐

炭幽居永潛藏

增唐李嶠詠金詩曰南楚標前貢西

秦識舊城祭天封漢嶺擲地聲今日披沙淨含風

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白行簡賦得金在

鎔詩曰巨索方鎔物洪爐欲範金紫光看漸發赤氣望

逾深燄熱晴雲變烟浮晝景陰堅剛由我性鼓鑄任君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三七

心踴躍徒標異沈潛自可欽何當得成器待叩向知音

宋歐陽修詩曰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黃庭堅詩曰煩公揮索金 元元好問黃金行曰一

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

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增賦唐人金賦曰觀其山川含育之秘採掘工取之程

鎔鑄陶鈞之術雕鐫磨礪之形非一塗而共貫實萬象

而殊名用之為鼎天下之至寶用之為劍天下之至精